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幻灭 (上)

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幻 灭

[法] 厄尔扎克 著
王晓伶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文学名著全集

王蒙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24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I·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前 言

巴尔扎克是举世知名的伟大的法国小说家。1799年5月20日他出生于巴黎以南的图尔城，1850年8月18日卒于巴黎。巴尔扎克的一生，经历了拿破仑帝国的战火纷飞的岁月，动荡不安的封建复辟王朝，以及以阴谋复辟帝制的路易·波拿巴为总统的第二共和国。他用总标题为《人间喜剧》的一系列小说，反映了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的法国生活。

巴尔扎克年轻时就自信有很高的文学才能，对文学有极大的抱负。他废寝忘食地勤奋写作，一股激情在内心沸腾，促使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文艺界做一番伟大的事业。在他的书室里，有一座作为装饰的拿破仑塑像，在塑像座盘边上，巴尔扎克亲笔写着：“他用宝剑未能完成的大业，我将用笔杆来完成。”

巴尔扎克要完成的伟大事业就是《人间喜剧》这座巍峨的文学里程碑。1841年，巴尔扎克确定了这个庞大的创作计划。当时有四家出版商和巴尔扎克签订合同，合资承包《人间喜剧》的出版工作。1842年，巴尔扎克写了《人间喜剧·导言》，阐述他写作这部史无前例的文学巨著的宗旨。1845年巴尔扎克亲笔写的《人间喜剧总目》一直保存到现在。根据这个《总目》，《人间喜剧》分为三大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



《人间喜剧》突出的重点是《风俗研究》。作者给自己规定的主要任务是描绘人情风俗，特别是复辟王朝时期的法国风俗。

《人间喜剧》的91部小说中，比较突出的有下列几部：《舒昂党的人们》、《高布塞克》、《驴皮记》、《复倍上校》、《乡村医生》、《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老姑娘》、《塞沙·皮罗多兴衰记》、《幻灭》、《农民》、《贝姨》、《邦斯舅舅》等。

人们常说《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实际上，在表现作家本人的思想感情和直接的生活体验方面，《幻灭》比其他小说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遭遇，大部分取自作家本人的经历，他们的激情、幻想和苦难，他几乎全都亲身经历过。他把自己二十年的奋斗历程分别给了三个不同类型的青年：他在大卫·赛夏的故事里，倾诉了自己经营印刷所、铸字厂和受债务压迫的不堪回首的苦难生活；在吕西安的遭遇里，巴尔扎克又溶入了自己在文坛和新闻出版界闯荡但终无所成的人生履历；他把自己从生活和创作中总结出的各种信念和主张给了德·阿泰兹；同时让卢斯托和伏脱冷充当了他剖析社会的代言人。可以想见，作家对这部作品是倾注了极大热情的。

《幻灭》的中心内容，是两个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理想破灭的故事。主人公吕西安是一位诗人，在外省享有一定的声誉。他带着建功立业、扬名立万幻想来到巴黎，结果在巴黎新闻界恶劣风气的影响下，离开了严肃的创作道路，变成无耻的报痞文氓，最后在党派倾轧、文坛斗争中身败名裂。他的妹夫大卫·赛夏是个埋头苦干的发明家，因为被狡诈狠毒的同行算计，不得不放弃发明专利，从此放弃了科学研究理想。



作者将这两个青年的遭遇与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与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巴黎生活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义。

既然冲突主要是在个人与环境之间展开，对主人公不幸命运的描绘，必然与对整个社会的批判交织在一起。巴尔扎克并不是孤立地塑造人物，而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框架内，让整个社会在他周围活动着，呼吸着，影响着他的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

《幻灭》好像一幅巨型壁画，展示了法国大革命以后从外省到巴黎的广阔图景，描绘出王政复辟时期种种最富特征意义的现象：一方面，贵族的高贵血统和显赫地位仍然强烈地吸引着爱慕虚荣的青年；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财富已成为控制和奴役一切的力量，在野的资产阶级自由党在社会上拥有比执政的保王党更强大的势力。这两大阶级的争夺，牵动着文坛上两派势力的斗争，也支配着吕西安的思想和命运。在小说中，作者敏锐地指出了复辟时期还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集中现象，描绘出工商业的竞争、同行间的倾轧和吞并是以何等阴险毒辣的方式在进行。大卫·赛夏就是在这类斗争中一个毫无抵抗力，任人摆布的牺牲品。在巴黎这个万花筒，在不同的角斗场上，作者勾划了众多的不同阶层、不同身分的人物……总之，《幻灭》好比社会的缩影，集中了法国社会在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怪现象。



目 录

第一部 两个诗人

一家外省印刷场	(1)
特·巴日东太太	(26)
河边夜晚，客厅夜晚	(63)
外省的爱情风波	(106)

第二部 在巴黎的外省大人物

第一批巴黎果实	(134)
弗利谷多	(173)
不一样的书店老板	(179)
第一个朋友	(188)
小团体	(195)
贫困的花	(202)
报馆门脸	(211)
十四行诗	(218)
忠告	(225)
第三种书店老板	(233)
木廊商店	(240)
木廊书店门脸	(246)



第四种书店老板	(251)
后台	(257)
药材商的用途	(266)
高拉莉	(275)
如何编小报	(283)
半夜餐	(291)
女演员住宅	(300)
最后一次访问小团体	(310)
另外一种记者	(316)
鞭子影响了私生活	(323)
报纸的秘密	(327)
又是道利阿	(337)
初次展露头脚	(342)
出版商拜访作家	(349)
出尔反尔的技术	(357)
报家的屈辱和威风	(366)
钱庄老板戏剧家	(372)
新闻记者的洗礼	(376)
上流社会	(385)
浪子	(397)
第五种书店老板	(402)
敲诈	(407)
贴现商	(412)
转移阵地	(420)
装神弄鬼	(428)
生死攸关	(436)



不名一文·····	(450)
告别·····	(456)

第三部 发明家的痛苦

引言 惨痛的忏悔致一个时尚青年·····	(463)
打落水狗·····	(469)

上编 追回债务的故事

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471)
勇气十足的妻子·····	(473)
未来的犹太·····	(478)
戈安得弟兄·····	(484)
第一声霹雳·····	(489)
造纸业一瞥·····	(497)
主要介绍柏蒂—格劳一般的外省诉讼代理人·····	(500)
为付不了钱的出票人免费上一课·····	(506)
不下于一颗炮弹的五十生丁印花税票威力及射程·····	(513)
所谓险恶局势·····	(518)
两仆人及父亲·····	(524)
杜布隆如何从旁帮忙 两位代理人又如何纵火·····	(528)
诉讼的高潮·····	(533)
为何羁押债务人这种事在外省见不到·····	(541)
两桩试验，一桩成功，一桩失败·····	(547)
虎视眈眈，利益所在·····	(553)
柏蒂—格劳的对象·····	(558)
神甫的一句话·····	(563)



下编 家庭的背时佬

浪子回家.....	(568)
意料之外的荣誉.....	(573)
捧场的阴谋.....	(579)
我们一生又能碰上几回如此的好心.....	(586)
吕西安把外省的荣誉当真.....	(590)
隔墙有耳.....	(598)
在巴日东府吕西安扬眉吐气.....	(604)
椎心之痛.....	(611)
诀别.....	(616)
大路上的奇遇.....	(620)
一个亲信的故事.....	(624)
专为野心家讲历史课的马基雅弗利的信徒.....	(628)
讲道德课的埃斯科巴信徒.....	(632)
西班牙人的侧影.....	(637)
为何罪犯总要诱使人堕落.....	(641)
一直斗争到抵挡不住的时候.....	(644)
坐监的影响.....	(648)
晚了一天.....	(655)
一同经营的故事.....	(662)
结局.....	(668)



第一部 两个诗人

一家外省印刷场

在外省的小印刷所还没采用斯丹诺普印刷机和油墨滚筒的时代，我们这个故事开始了。虽然安古兰末凭着当地的特产经常接触巴黎的印刷业，但用的始终是木机。俗语把印刷说做“叫机车叹气”，就是从木机来的，现在可用不上这句话了。当时城里落后的印刷所还用皮制的球，掌车工人用它蘸了墨涂在铅字上。预备铺纸上印，在一个云石做的活动盘上安放排满铅字的版子，所以盘子在行话中叫做“云石”。埃尔塞弗，柏朗坦，阿尔特和第多，用这种机器印过不少精美的图书，尽管它很简陋，而如今新式的印刷机则已经到处都有了。人们早就把奚罗姆—尼古拉·赛夏当做宝贝一般的老式工具忘得干干净净，我们有必要重提一下；因为在这个重要的小故事中那些工具颇有作用的缘故。

赛夏是掌车出身的。在排字工用印刷业的行话里掌车工被叫作“大熊”。他们来来往往，从墨缸到印刷机，从印刷机到墨缸，很象关在笼子里的熊，大概就是因为这个才得了那个绰号。所以大熊反过来把排字工叫做“猴子”，排字工老在一百



五十两个小格子里忙忙碌碌捡铅字。在那个灾深难重的一七九三年，五十上下的赛夏已经结了婚。全国大征兵几乎把所有的工人编入军队，赛夏却逃过了兵役，这多亏了他年纪已大，又已成家。行话所谓“傻瓜”，印刷所的老板，死去不久，无儿无女，遗下一个寡妇，店里只剩一个掌车的赛夏。看来铺子将要关门了，孤零零的大熊只管印刷，一字不识，没法变成猴子。不管赛夏有无能力，一位人民代表给了他一张印刷执照，征用印刷所，因为他急于分发国民议会的堂皇文书。赛夏公民收下棘手的执照，拿老婆的积蓄送了一笔补偿费给东家的寡妇，买进印刷所的机器只花了一半价钱。可是这不算什么。共和政府的告示要如期交货，一字不能印错。正当冥罗姆—尼古拉·赛夏为难之时，幸而碰到一个怕丢了田地不肯逃亡，又怕丢了脑袋不敢出面，只能找个工作糊口的马赛贵族。特·摩公勃伯爵穿上寒伦的工衣，做了外省的印刷监工。那监工从排字到校对，改校样，一手包办了一些公民因藏匿贵族而被处死刑的告示拿去印刷，张贴的则是升任傻瓜的大熊。他们俩居然太平无事。一七九五年，恐怖的风暴过去了，尼古拉·赛夏只能另找一位兼做排字，校对和监工的多面手。接替特·摩公勃伯爵是一个拒绝向政府宣誓的神甫，直到首席执政恢复天主教为止。神甫在王政复辟时代升为主教，在贵州院和他同坐在一张凳子上的就是特摩公勃伯爵。尼古拉·赛夏在一八〇二年赚了不少钱，有力量雇一个监工了，尽管他不比一七九二年时多识一个字。以前不在乎前程的伙计，现在叫手下的大熊和猴子生畏。消灭贫穷了，跟着却出现苛刻脾气。印刷所老板一看到有希望挣家业，发财的念头使他对本行心窍大开，变得又贪心，又猜疑，又精明。他仗着自己的经验，瞧不起理论。只要他眼



睛一看，就能按照不同的字体，对一小页或一整张估价。他对外行的主顾说，大号的铅字成本贵；小号的铅字排起来费工。他最怕弄错在本行中一窍不通的排字，所以只承接高价的买卖。赛夏都目不转睛的盯着按时计酬的工人。他买进一些周转不灵的纸厂便宜的纸张囤起来。因此，一八〇二年时那所不知何时起就是印刷工场的屋子已经是他的产业。老婆死了，只有一个儿子，赛夏在各方面都交上好运。他替自己预备后任，把儿子送进当地的中学，赛夏待孩子很严，有心延长家长的威权时期；说他应该学会自食其力，将来好报答流着血汗养育他的可怜的父亲。所以放假的日子要他在铅字架上干活。未来的主教离开印刷所的时候，指点赛夏，在四个排字工人中挑了一个又聪明又老实的人做监工。老头儿的事业从此得到妥当，可以维持到孩子来接管的一天；那时一个能干的年轻人接管，肯定兴旺发达。大卫·赛夏在安古兰末中学成绩优异。老赛夏虽然是从大熊爬上来的，没有知识没有受过教育，非常瞧不起学问，却也打发儿子上巴黎研究高等印刷，严厉的嘱咐大卫必须在巴黎，据他说那里是工人的天堂，好好的攒一笔钱，别指望老家的接济；可见送儿子到智慧的国土去留学是他的一种手段，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大卫在巴黎一边进修，完成学业，一边学印刷。第多厂的监工成了一个学者。一八一九年年终，父亲命令他离开巴黎，回去接管买卖，从头至尾没有花过父亲一分钱。当时尼古拉·赛夏的印刷所发行一份刊登司法广告，州内独一无二的报纸，还承接州公署和主教专区的印件。有了这三宗买卖，一个活跃的青年挣一份大大的家业并不难。

同时期，安古兰末的第二张印刷执照被开纸厂的戈安得弟兄买下。赛夏利用帝政时代连年战祸，百业萧条的局势，那家



印刷厂一向被排挤得没有生路，为了时局，赛夏也不曾收买那铺子；他自己的老印刷所后来一败涂地就是因为他这个小算盘。当时老头儿以为同戈安得弟兄的竞争有儿子来担当，不用自己对付了。听见消息私下欣幸。七十多岁的老头儿巴不得早日交代，好称心惬意的过活。他心上想：“我是挡不住的，可是第多厂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准有办法。”在另一门艺术，工人们说笑话叫做“酒醉学”方面，倒是一个高手，尽管他对高等印刷知识有限。《邦太葛吕哀》的了不起的作者当年很重视那门艺术，不幸遭到一些“节制会”的摧残，钻研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奚罗姆—尼古拉·赛夏永远口渴得厉害，不愿辜负他的姓氏。多少年来他的老婆一直约束他对“发酵葡萄”的嗜好，只能适可而止。其实那嗜好是出于大熊们的天性，夏朵勃里昂先生也曾在美洲的真熊身上注意到。据一般哲学家的意见，一个人年轻时代的习惯老来会更加厉害。他越老越贪杯，证实了这条规律。那张大熊脸上留着嗜酒习惯的标记，使他有与众不同的容貌：鼻子近乎一个三倍大法规的大写 A 字，尽量发展，布满血筋的而颊象红里带紫的葡萄叶，长着许多小瘤，往往还点缀细毛；整个脸庞仿佛包着一只其大无比的鸡蕈菌秋天的葡萄叶。好比两簇堆着雪花的小树的两道浓眉，底下一双小灰眼总是很有神，即使是在喝醉的时候，显出一种贪婪成性的狡猾。他所有的感情连父子的天性在内，都被贪婪消灭了。光秃的脑袋四周剩一圈花白还有点鬈曲的头发，令人想起拉封丹寓言中的芳济会修士。他象一盏费油而光线不足的旧油灯，矮身材，大肚子。一个人任何嗜好过了份，身体都能往原来的方向发展。酗酒就像研究学问一样叫胖子更胖，瘦子更瘦。三十年来尼古拉·赛夏老戴着民兵的当初出过风头，如今



在某些外省城市的鼓手头上还看得见的三角帽。他穿着近似绿色的丝绒背心和丝绒长裤，旧大氅是棕色的，纱袜是花色的，还有一双银搭扣的鞋子。赛夏这副布尔乔亚服装虽然掩盖不了他的工人出身，很合适他的恶癖和习惯，仿佛那家伙是全身穿扮好了出世的，完全表现出他的生活。于是到赛夏一定会联想到他的装束，就象提到葱不能不联想到葱的皮。如果利令智昏的贪心不是早已暴露，单单那次退休的经过也足够描画他的性格了。不管儿子要从赫赫有名的第多厂带回许多学识，赛夏已经酝酿了多年只打算跟儿子做一笔好买卖。老子要赚钱，儿子势必要吃亏。可是在老子心目中，生意场上无父子。大卫先是赛夏的独养儿子，后来成了当然的受盘剥之人，同老子有利害冲突：他儿子变为一个非制服不可的敌人。必须高价出盘，大卫必须低价盘进；有教养的人总是曲曲折折，循序渐进的，还用虚情假意遮掩从感情到自私的转化，老熊却用直截了当、十分迅速的行动证明了狡诈的酒醉强过高深的印刷术。儿子回家，老头儿拿出精明人欺哄老实人的手段，走路扶着他的胳膊，叫他脚下留神，别踩着泥浆；吩咐用人替他暖被窝，生火，预备半夜餐。对他象招待主顾一般热情，象服侍情妇一般关心，第二天，尼古拉·赛夏备了一顿丰盛的饭，想灌醉儿子，竭力劝酒；饭后他醉醺醺的夹在两个饱嗝儿之间，声音特别古怪地说：“咱们谈正经事吧？”儿子听了要求明天再谈。平日最会利用醉态的老熊，当然不肯放弃这场准备已久的斗争。他说他承担了五十年，不能再等一小时了。儿子明天就必须当傻瓜。

已经说到这了，我们也许该把厂房的情形介绍介绍。屋子坐落在菩里欧街和桑树广场交叉的地方，从路易十四末期起就



开印刷所。内部一直按照行业的需要分配，楼下的一间工场很大，一排旧玻璃窗在临街，后面是一大片玻璃桶子靠院子装着。侧面有一条直达老板办公室的过弄。顾客因怕工场的地基比路面低，进门要走下几级，所以宁可走铺面上临街的玻璃门。因为在外省印刷一直是人人爱看的新鲜事儿。少见多怪的客人从来不留心四面八方的障碍，穿过工场里的走道。他们一边望着楼板上吊的绳，晾的纸，象花棚的顶，一边身子便撞在一排一排的铅字架上，或者被支撑印刷机的铁棍把帽子擦在地上。来客眼睛瞪着动作灵活的排字工从铅字架上一百五十两个小格子里捡字，看一眼原稿，看一眼手里的排字夹，加一根空铅条；不防地下有大石板压着整令浸湿的纸，绊他们的脚，再不然腰眼撞在纸架的角上；这样的笑话叫一般猴子和熊乐不可支。能太太平平的走到办公室的人还从来没有过。办公室在洞窟般的工场的尽里头，紧靠院子的是两个简陋的亭子；各据一方的是监工和老板。后院墙上点缀着一些葡萄藤很是幽雅，以老板的名声来说，动人酒兴，颇有一种本地风情。院子尽头，靠着黑魆魆的界墙有间专为浸纸和整理纸张用的破落的偏屋。那儿还有一个冲洗上印前后的版子，俗语所谓字盘的水斗，赶集的乡下人看了墨汁和厨房的污水混在一起流出去，以为真有什么魔鬼在屋内洗脸。厨房在偏屋的一边，柴房在另一边。两个阁楼式的房间在正屋最高层，三间屋子在二楼。第一间除去破旧的木扶梯占掉一些空间，同楼下的过弄一样进深做了穿堂兼餐室；临街有一扇狭长的靠院子开一个大圆洞似的小玻璃窗。寒酸简陋，活现出生意人家的吝啬，四壁只刷白粉：肮脏的地砖从不擦洗；只有三把蹩脚椅子，一张圆桌和一口碗盏柜的家具。柜子两旁有一扇门通卧房，一扇门通客室。油腻



的门窗变成了暗黄色；常常有白纸或印好的纸堆在屋内，尼古拉·赛夏的饭后点心、酒瓶、菜盘放在纸堆上。卧房的玻璃窗装着铅格子镶嵌，从后院取光；壁上挂着和外省在圣诞节上挂在屋外相同的旧毯子。房内放一张有栏杆挂着帐幔，铺一条红呢床罩，附带床几的大床，两把大靠椅被虫蛀了，两把单靠是胡桃木花绸面的一张书桌是旧的；壁炉架上有一只挂钟。这间卧房原是尼古拉·赛夏的老东家罗佐先生布置的，颇有朴素的古风，一片暗黄色调。各室门窗跟护壁板全是理发师染假头发用的浅蓝色，赛夏太太重新装修；画着深褐色的东方景致的糊壁纸是白地的，六把蓝羊皮面子的单靠椅背都做成竖琴式；两个窗洞上部的半圆形不挂窗帘，砌得很粗糙，望出去可以看到桑树广场全景；壁炉架上没有座钟，没有烛台，没有镜子。赛夏太太不曾装修完就死了，大熊觉得装饰屋子毫无用处，不能生利，工程便不再继续。当下尼古拉·赛夏歪七倒八，带儿子进去那间客室；圆桌上摆着一份监工照着他的意思写的印刷所的机器生财的清单，他指着文件对儿子说：“你念吧，孩子，”尼古拉·赛夏望望儿子，望望清单的醉眼骨碌碌的。“我给你的印刷所才棒极了呢。”

“一、木机三架，都有铁棍支撑，下装生铁盘……”大卫拿着清单念道。

“这是我的改良，”老赛夏插嘴道。

“……共值一千六百法郎，连同一切用具：墨缸，墨球，纸架等等！”大卫·赛夏念到这儿，放下清单说：“可是爸爸，你的印刷机值不了三百法郎，全是蹩脚货，只好当柴烧。”

“蹩脚货？……”老赛夏嚷起来，“蹩脚货？……咱们一块儿下楼，你拿着清单，瞧瞧你们发明的烂铁车可值得这些久经